

以色列侍人

从长乐殿回来以后，温怀璧失眠了。

第二日，他上朝时也有些心不在焉的，下朝以后就自己坐在归燕台里发呆，过了一会儿，他闭上眼揉了揉额头，想小憩一下，但一闭眼脑海里就闪过姜虞的脸，还有她身上的那根头发。

他猛地又睁开眼，执笔开始批奏折，批了一半，又直接把奏折合上往桌上一扔。

程吉见他昨日从长乐殿回来后就情绪不对，战战兢兢问：「陛下，怎么了？」

温怀璧揉着额头：「无事，可能处理政事有点累。」

程吉躬身问：「陛下可要睡一会儿？」

温怀璧摇摇头：「不必。」

程吉又问：「那可需要奴婢沏浓茶过来提提神？」

温怀璧掀起眼皮子看他：「不必。」

程吉头垂得更低：「那奴婢吩咐人备些点心？」

温怀璧垂眸把玩着扳指，声音听不出喜怒：「不必了。」

程吉偷偷抬眼看他，就见他神色也淡，但屋子里的气压总是低低冷冷的。

他想了半天，终于鼓起勇气试探问道：「那陛下是想见姜贵妃了？」

温怀璧蹭着扳指的手指顿了顿：「程吉。」

程吉急忙道：「奴婢在！」

温怀璧哼笑一声：「你最近话有点多。」

程吉霎时间脸色煞白：「陛下恕罪！」

娘的，他刚才就不该提起姜贵妃！

温怀璧又大半天没说话，过了许久才道：「去主殿拿两瓶金疮膏。」

「欸，好嘞！」程吉屁颠屁颠跑去主殿拿金疮膏，然后又屁颠屁颠回了归燕台。

他拿着金疮膏，殷勤道：「陛下伤哪了？可需要奴婢帮您上药？」

温怀璧眼睛都没抬：「送到长乐殿去。」

程吉愣了一下，又反应过来，赶忙拿着金疮膏往外走。

刚刚推门要出去，温怀璧又叫住他：「等等。」

「陛下有什么吩咐？」程吉回头问道。

温怀璧沉默一会儿，然后把金疮膏从程吉手上拿过来：「朕亲自去。」

程吉回过神来时，温怀璧已经走出去老远了，他苦笑一声，又抬起脚小跑着追上了温怀璧。

他一路跟在温怀璧屁股后面，走到蓬莱池的时候，温怀璧脚步突然顿住了，然后转了方向往蓬莱池里走。

程吉见状，急忙跟上去道：「陛下，长乐殿还得往前走呢。」

温怀璧好像得了健忘症，声音冷冷淡淡：「朕去长乐殿做什么？」

程吉小心翼翼提醒：「陛下，去送金疮膏。」

「送金疮膏？」温怀璧冷笑一声，把金疮膏塞进程吉手里，「疼死她算了。」

说罢，他就直接进了蓬莱池。

程吉一头雾水拿着手里的金疮膏：「陛下，这金疮.....」

「赏你。」温怀璧冷淡道。

程吉快哭出来了，他拿着两瓶金疮膏左看右看，然后给蓬莱池最里面的两个守卫一人塞了一瓶：「陛下赏你们的！」

两个守卫接过金疮膏，纷纷下跪，声音震天响：「谢陛下隆恩！！」

程吉都麻木了，又跟着温怀璧走进蓬莱池，一路跟到了蓬莱池最偏僻处的长廊边，长廊是临湖的。

温怀璧站在湖边看水中鱼群，目光突然落到被灌木遮掩的小径上。

他烦躁地往湖里扔了粒石子，然后看着四处逃窜的游鱼，冷声道：「程吉。」

「奴婢在！」程吉赶忙凑到他身边。

温怀璧朝着小径的方向微微抬了抬下巴：「灌木后面有条小径，给朕把那条小道堵了。」

程吉赶忙走过去要扒拉那丛高高的灌木，一边扒拉一边道：「得嘞，奴婢马上去叫人。」

温怀璧见状，又烦躁地闭上眼：「罢了，算了。」

他把程吉叫回来：「这条小径的事情，你给朕守口如瓶，若有旁人知晓，朕唯你是问。」

程吉道：「欸，好，奴婢遵命！」

温怀璧目光又挪进湖里，盯着里面的大鲤鱼：「叫人多往池子里放些鱼苗。」

程吉躬身：「奴婢马上去办！」

温怀璧摆了摆手，把程吉打发走了。

他走到长廊上自己坐了一会儿，突然又瞥见一旁的小土堆，那小土堆上还有朵枯萎已久的小黄花，干干瘪瘪的，是他当初亲手插上去做记号的。

他鬼使神差走过去，然后找了个铁锹，一铲子就把那埋得实实的土给掀了，露出里面的木头盒子，然后他又把盒子拿出来，把盒子里的草人取出来端详。

草人还是那副松松散散的样子，里面的魂引都快装不住了。

这些日子它一直被埋在这里，温怀璧也没来把它取出来贴身戴着，但仍旧是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。

他嗤笑一声，准备把这个没用的草人抛进湖里，但临了要松手把它扔进湖里的时候，他又突然停住了动作，把脏兮兮的草人揣进了袖袋里。

扔它干什么？这草人也是他花钱请来的，他做什么要和钱过不去？

可是不扔了它，一直揣在袖子里，他总是莫名其妙想起姜虞来。

最终，他把草人弄干净塞进了枕头下面。

眼不见心不烦。

夜里，温怀璧做了个梦——

梦中天光正盛，他正坐在书房里批奏折，膝盖上还坐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。

小孩摇着他的手，奶声奶气问：「爹，我娘呢？」

他脸色铁青，看着奶娃娃咬牙切齿道：「你娘死了。」

小孩被他吓得吱哇乱哭。

温怀璧不知道自己在做梦，只知道姜虞给他生了个孩子，生完孩子后又和李承昀私奔了，把孩子留在了宫里和他相依为命。

眼下，他正读着姜虞给他寄回来的信：「陛下，臣妾和李郎过得很好，宫中留下的孩子也是臣妾和李郎的，您可要替臣妾好好照顾孩子！」

膝盖上的小孩还在哇哇大哭。

温怀璧脸色铁青，直接把信「啪」地一下拍在了奶娃娃身上，咬牙切齿道：「姜虞，你好样的，真行啊你——」

梦中尚在白日，梦外却夜色深重。

程吉昏昏欲睡在耳房守夜，突然被殿中传来的「啪」的一声吓得一个激灵。

他赶忙从耳房跑到温怀璧床前，就见他破天荒在说梦话，嘴里含糊不清念叨着：「姜虞.....姜虞.....」

程吉一直觉得温怀璧对姜虞特殊，但从没想到他会在梦中都念着她的名字。

他看着温怀璧俊朗的睡颜，小心翼翼问：「陛下？可要奴婢去请姜贵妃来？」

温怀璧眼皮抖了抖，薄唇微掀：「姜虞.....」

「陛下，奴婢明白您的意思了，奴婢这就去请娘娘过来！」程吉见状，捂嘴偷笑，「您啊，就是想娘娘了，面上装出一副不关心的样子，其实心里头在意得很！」

说着，他疾步出了泽君殿主殿，掩上门的时候还模模糊糊听见温怀璧在那念叨，但是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

温怀璧躺在床上，嘴皮子又微微动了动：「朕.....杀.....了.....你.....」

现在已是深夜了，宫中大部分人都睡了，姜虞却还趴在院子里的石桌上摇头晃脑。

她夜里和宫女们推牌九，喝了整整一坛子米酒，喝得迷迷糊糊。

宫女见她醉醺醺的，上前道：「娘娘，咱们回屋吧，该睡了。」

姜虞突然伸手指了指泽君殿的方向：「看！你说……嗝……这是什么？」

她手抬得高，宫女以为她在指天，于是道：「紫微星？」

姜虞脸颊红红的，她迷茫地打了个糯唧唧的酒嗝：「不，这是王八蛋！」

宫女：「……」

姜虞拽住宫女的手，在她滑腻腻的手上乱蹭：「那个王八蛋，唔，莫名其妙对我发什么脾气，走得比兔子还快，我都没……嗝……我都没来得及跟他说别去围猎呢。」

宫女抓住她的手：「娘娘，该就寝了，您再这样吹风该染风寒了。」

姜虞嘟嘴：「我不。」

她伸手「啪啪啪」又拍了几下石桌，结果把自己的手拍疼了，又眼泪汪汪把手凑到嘴边吹：「你说怎么有这样的人啊？我跟他……嗝……怎么也算是患难与共吧，他去围猎都没叫我一声，嗝……」

宫女正要开口继续劝她睡觉，结果院里突然又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程吉带着两个抬步辇的粗使下人来了。

他见姜虞在那里醉醺醺拍桌，问道：「贵妃娘娘这是干什么呢？」

宫女尴尬道：「程公公，娘娘.....」

姜虞突然回头：「在看王八蛋！」

程吉顺着姜虞的手指看向天空，就见紫微星在发亮：「娘娘，这是帝王星，不是王八蛋。」

姜虞歪歪脑袋：「哦，你来干吗？」

程吉道：「娘娘，陛下念着您呢，奴婢带您去泽君殿。」

姜虞舔舔唇：「泽君殿那个大花瓶里还装了我一百两银子.....我没钱了呀，一百两呢.....」

她扯了扯程吉的衣角：「快快快，带我去，我把.....嗝.....钱拿回来。」

说着，她又嘟囔一句：「再告诉那个王八蛋别去围猎，嗝.....」

程吉伸手给她搭胳膊：「欸，好，娘娘您上步辇，咱们这就去。」

姜虞迷迷糊糊就坐上了步辇，步辇摇摇晃晃，一路上晚风吹来吹去，快到泽君殿的时候，她突然清醒了点：「程吉？」

程吉应声：「奴婢在！」

姜虞眯着眼看他，差点从步辇上摔下来：「咱们这是去哪？」

正好到了泽君殿主殿门口，程吉把她扶下来：「去见陛下呀娘娘。」

姜虞迷迷糊糊：「嗯。」

风一吹，她突然又清醒了些，看着面前泽君殿主殿的门：「嗯？！」

程吉贴心地替她把门打开：「娘娘，请。」

他扶着姜虞走进去，给姜虞拽了个小凳子，然后在殿里点了灯，最后轻手轻脚把泽君殿的门一关，自己美滋滋站在外面开始守夜。

姜虞迷迷瞪瞪坐在凳子上，屋子里很安静，但她越坐越清醒。

面前的床帘掩着，她看不见床上的动静，等酒劲彻底清醒后，她心里咯噔咯噔，咬着嘴唇道：「我到底是怎么过来这里的啊？！」

她没胆子去掀帘子，也不知道温怀璧在帘子后面干什么，但是屋子里安静极了，她等了大半天都不见温怀璧说话，于是直接蹑手蹑脚起身准备跑。

刚刚站起身来，她就听见帘子里的温怀璧小声道：「姜虞。」

她直接坐了回去：「陛下？」

温怀璧那个又臭又长的噩梦还没结束，他断断续续又低声道：「你背着朕和李承昀苟合，朕今日就要砍了你的腿，把你关在永安宫里一辈子。」

姜虞表情惊恐，听他的语气也不像开玩笑，于是直接「扑通」一声跪下去：「陛下，你.....你.....你别误会，我那天真没和李承昀做什么，哎呀我，臣妾.....」

温怀璧还在说梦话，低声打断她道：「你若敢离开朕和他私奔，朕就把你的孩子.....从城楼上，抛下去.....」

「陛下，孩子是无辜——」她下意识接话，话未说完，却突然停了嘴。

等等，孩子？什么孩子？

她一头雾水地盯着床帐，等了半天，都不见他再说话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她咬了咬下唇，然后大着胆子悄悄把床上幔帐掀开一个小角。

透过缝隙，她瞧见温怀璧正阖目躺在床上，眉头微微皱着，鸦色的睫毛也微微颤动着，分明是睡着了！

姜虞眼皮子抖了抖，她伸手戳戳他：「陛下？醒着吗？」

温怀璧没动静，嘴唇倒是又微微动了动。

姜虞眯眼看他，然后撑着身子凑近他，耳朵贴在他唇边，就听见他小声道：「你和他的孩子.....」

姜虞：「……」

她松了口气，戳了一下他的脸：「你怎么梦里都在绿你自己？不愧是你。」

话音方落，温怀璧的手突然动了动，然后猛地一下钳住了她的手腕。

他正梦见姜虞要抱着孩子一起跳城楼，于是他想都不想就伸手拽她，手挥动一会儿后还真抓住了一截温温热热的手腕，于是他铆足力气一拉——

「砰！」

姜虞直接被他整个人拽到床上，「啪唧」一下摔到他的身上，头还好死不死撞在一旁的床柱子上，撞得她眼泪一下就飙出来了。

「嘶——」她两条腿叉开撑在他身侧，一只手也撑在他脑袋边上，这个动作把她整个人的身体撑起来，然后她揉了揉脑袋就要往旁边翻身站起来。

温怀璧被吵得迷迷瞪瞪睁开眼，一睁开眼就看见她这个姿势压在他身上，见她揉着脑袋要睁开眼了，他连忙又把眼睛闭上了。

他的睫毛微微颤动着，喉结也上下滚动，被子里的手攥住了床单。

屋子里突然又变得很安静，他没睁眼，只能凭借着声音判断她的位置。

她还没起来，好像正定定在他面前看着他。

不知道又过了多久，他突然感觉到她伸手戳了戳他的眉头。

姜虞来回在他额间划了两下，啧啧道：「你是不是在做噩梦啊，眉头皱这么紧？」

她舔舔唇，道：「当皇帝也真够忙的，白天处理公务，晚上还得在梦里料理后宫，你说这后宫里这么多妃子，梦里挨个绿你一轮，也够你挨到天亮了吧？」

温怀璧眼皮子抖了抖。

她嘬嘬嘴，又拍了拍他左脸：「你也是，好好的非得梦见我绿你，我都快困死了，要不是你，我现在早就在长乐殿做美梦了。」

温怀璧太阳穴突突直跳。

做美梦？别是做什么和李承昀私奔的美梦吧？

姜虞不知道他醒了，又大着胆子掐了掐他的脸：「你说你，你又不是我，年纪轻轻的只能在后宫以色列侍人，你长得这么好看干什么，心肝都是黑的。」

温怀璧：「……」你什么时候以色列侍人了？

姜虞掐完他的脸，又把他的鼻尖推了推，推成小猪鼻子：「你眼皮子怎么一直在抖啊？」

她伸手摸上他的眼皮，又啧啧道：「也难怪你做噩梦，这么些年连个子嗣也没有，梦里都想着要个孩子，结果梦里的孩子也不是自己的，太惨了。」

温怀璧抓着床单的手紧了紧，握成了拳头。

姜虞手指从他眼皮子上挪到睫毛上，轻轻扯了一下：「小时候我姐说，用睫毛许愿特别灵验。」

温怀璧深呼吸，深深呼吸，却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睫毛被揪了一下。

姜虞离他很近，呼吸都打在他脸上，伸手一边扯他睫毛，一边闭眼念叨着许愿：「求上天保佑信女一生大鱼大肉、大富大贵，即使……」

话音未落，她的手腕突然被人攥住了。

她连忙睁开眼，就见温怀璧正似笑非笑看着她：「姜贵妃，朕醒着呢。」

姜虞尴尬地想抽回手，结果抽了两下，发现手腕还牢牢被他握在手里。

温怀璧看了她一会儿，才缓缓松开手，意味不明道：「深更半夜，朕并未传召，姜贵妃如何会爬到朕的龙床上，嗯？」

姜虞吞了口口水，直接把手收回去，然后一扯被子，整个人蒙着脑袋滚到龙床角落：「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.....」

龙床很大，姜虞滚到角落去了，和温怀璧中间隔了几人宽的距离。

温怀璧感觉自己头疼突然好了。

他深吸一口气坐起身，扯了扯姜虞的被子，慢条斯理道：「姜贵妃若是舍不得离开泽君殿，大可以与朕说，无须这样偷偷摸摸爬朕的床。」

姜虞装睡，嘴里假装说梦话讨好他：「天底下怎么会有陛下这样英明神武的人，为什么.....」

温怀璧哼笑一声：「别装睡。」

姜虞蒙着头缩在角落，还在念梦话，念着念着声音就小了。

没过多久，她直接卷着被子睡着了。

温怀璧又扯一下被子，见她是真的睡着了，于是坐在床上发了一会儿呆，又躺下身来，卷着另一半被子躺到床边边，和她中间隔了个楚河汉界。

他向外面侧身，不去看她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觉得热，然后直接把被子蹬开了。

他僵直着身体闭眼侧卧，喉咙有点点哑：「明天早上再收拾你。」

他辗转着有些睡不着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才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。

姜虞睡姿不好，夜里睡着睡着整个人就滚到了温怀璧身边，又过了一会儿，她整个人直接横了过去，两条腿搭在温怀璧的脖子上，手臂伸展着压在枕头下面。

她睡得不安稳，手臂有时候还扭动一下，昨日手臂上划破的刀伤又被枕头挤压着，扭了几下就又裂开了，有血顺着伤口流下来，落在枕下的草人上，血液湿滑，沁过草人直接渗入了魂引里面，把温怀璧的八字都染成了金红色。

温怀璧夜里突然感觉有些喘不过气来，好像有一条蟒蛇缠住了他的脖子，他动了动，想要把脖子上缠着的大蛇扒开，那条滑腻腻的蛇却越缠越紧，直接把他缠得喘不上气来。

那种头痛欲裂的感觉又袭了上来，他喘着粗气挣扎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脖子上才突然一松。

刚刚喘过气来，他身上又突然一痛——

「砰！」

他猛地睁开眼，就见自己被踹到了地上，浑身都在疼。

他额角突突直跳，半撑起身体，哑着嗓子道：「你是真的欠收拾……」

话未说完，他突然顿住了。

与此同时，程吉听见屋里的动静后推门而入，一进门就看见姜贵妃正撑着身体坐在地上，张着嘴对床上的皇帝说大逆不道的话！

他连忙走上去用食指抵住嘴唇：「嘘，贵妃娘娘，这话说不得啊！」

温怀璧眼神有些空洞，他站起身，僵硬地掀开床帐。

床帐中躺着的人赫然就是他自己，他眼皮子抽了抽，就又见床上的自己睁开了眼，茫然地看向他。

他从「自己」眸中的倒影里，看见了姜虞的脸。

姜虞一睁眼就看见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站在她面前，她吞了口口水，突然垂头看向自己的寝衣，就见自己穿着一件朱色的寝衣，正是昨天夜里温怀璧穿的那一件！

她眼中划过一丝了然，舔了舔唇，看向面前面色铁青的温怀璧：「姜贵妃好端端的骂朕做什么？」

她转头看向程吉：「快，去把姜贵妃最喜欢的《女德》拿过来，让她好好抄书反省一下自己！」